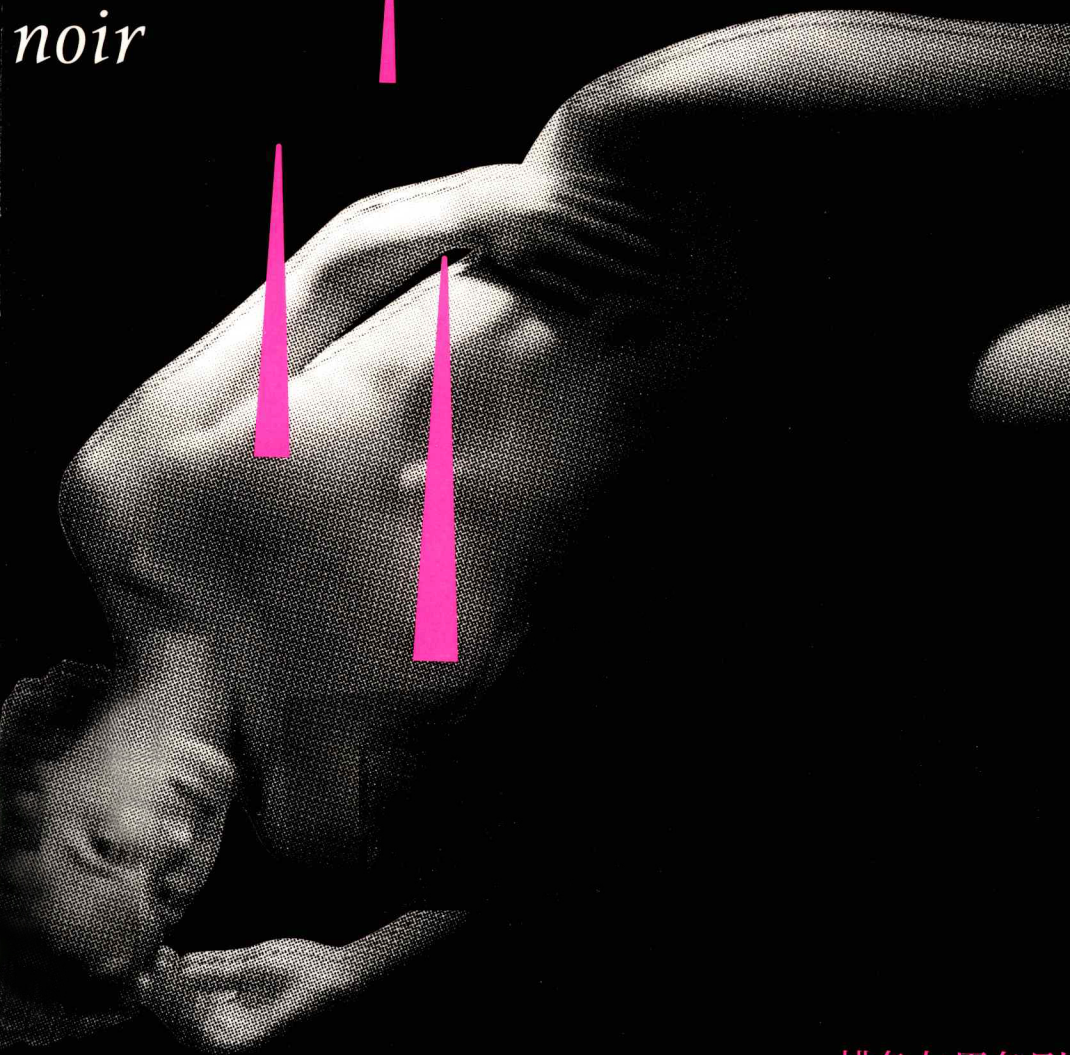


*Scénarios
en
rose et
noir*



桃色与黑色剧

玩火

Alain Robbe-Grillet [法] 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 余中先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桃色与黑色剧

[法] 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 余中先 译

Alain Robbe-Grillet

文字与照片由奥利维耶·科尔佩、埃马努埃莱·朗贝尔收集并整理

玩火

*Scénarios
en
rose et
noir
1974-19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色与黑色剧·玩火/(法)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 A.)著;余中先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27-5192-1

I. 桃… II. ①罗…②余…

III. 外国文学作品—法国—现代 IV. I56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247号

ALAIN ROBBE-GRILLET

Scénarios en rose et noir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09-2006-355号

桃色与黑色剧·玩火

Scénarios en rose et noir

ALAIN ROBBE-GRILLET

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余中先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缪伶超

装帧设计 聂永真

王笑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5 字数 159,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192-1/I·2963

定价:30.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834427

*Scénarios
en rose et noir*

1974-1983

Alain Robbe-Grillet

快感的逐渐滑动	剧情梗概	3
<i>Glissements</i>	为媒体而作的介绍	15
<i>progressifs du plaisir</i>		

玩火游戏	三个电影构想	23
<i>Le jeu avec le feu</i>	第一个剧本大纲	29
	对白(少)剧本	37
	关于拍摄的明确说明	85
	乱伦歌剧	187
	谈话	193

美丽的女俘	毛之陷阱	201
<i>La belle captive</i>	对白剧本	273
	介绍	355
	谈话	361
	在黑夜的齿轮中	371

电影资料	377
------	-----

快感的逐渐滑动

一九七四年

剧 情 梗 概

出版说明

这份手稿文本最初在草稿中题为“不得体的快感”，后来重写，由制片方打字成稿本，题目改为“快感的逐渐移动”，最后才定下目前的题目。该文本从未发表过。

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我们不妨叫她为阿妮塞,因为要扮演这一角色的女演员就叫这名字——把她童年的梦幻跟一种很有意识、有预谋的感觉混淆在了一起,但是所谓的正常人却可能会把这一感觉看做是邪恶的、“不得体的”,倘若它还算不得颠覆性的话。人们在这里将见识到的,不是一个少女的传统的感官觉醒(她走了一些弯路之后,会很快重新站到符合规矩的性欲的队伍中来),而是对一种真正的转变能力的操练,阿妮塞似乎很享受这一能力,从而对那些走近她的成年人施加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一种暗地里的改变。

阿妮塞甚至相信(或者,无论如何,装作相信),这一能力具有神奇的特性:她说,她曾经见证过它的显现,就在那一天,她大声说出来的一个简单的许愿,很可能引起了一个年轻女子的死亡。事情涉及到一个文学教师,班上的很多学生都体会到对她有一种“激情的火焰”。在一次海边的集体散步中,阿妮塞痛苦地看到那位女教师延长了跟她的一个情敌过于亲密的私语,她突然想到,悬崖是很高、很松

脆、很危险的……她独自躲在暗处，死死地盯着走在悬崖边上的那一对，她慢慢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爱情将滑动。”就在这一瞬间，女教师一脚踩空，不幸直接坠落到山崖底下。两三个看到这一事故的年轻姑娘不禁大声呼叫起来，她们的叫声跟海鸥的鸣叫混杂在一起。那些姑娘争先恐后地寻找着方便的下坡路。但是，反倒是绕了一条小路的阿妮塞，第一个来到了文学教师的尸体前，只见她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岩石上；她的身体部分地浸在一个水坑中，似乎散了架，尽管表面看起来还完好无损；她的眼睛大睁着，一丝血迹挂在她的嘴角。她那撕破的衣服，暴露在外，点滴肌肤，四肢摆出的慵懒姿势，整体上给了她一种很讲究的残酷图像的面貌，这似乎更多地是在吸引年轻姑娘，而不是给她以恐怖的打击；一阵短暂的犹豫之后，她凑近过去，跪下，俯下身子，把她自己的嘴贴在死者半开的嘴上，并粘上了一点新鲜的血液；然后，她轻轻地为她阖上眼睛，随即，突然以一个极其暴烈的动作撕开了她的胸衣，把自己的手掌像一只酒杯那样摁在了她赤裸的乳房上。这时候，她听到了其他人尖叫着跑了过来，便半站起身来。姑娘们停在了几步远的地方，似乎被她们看到的动作吓坏了：阿妮塞的手始终还停留在温柔的、禁止触摸的肌肤上。一个姑娘说：“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她的心不再跳了，”阿妮塞回答道，声音似乎十分遥远。“你的嘴唇上有血。”“我想嘴对嘴地人工呼吸，来救活她。”“她又不是一个溺水者。”“她掉下来时，很可能喘不过气来……”

一个浪潮的画面滚滚而来，打断了阿妮塞正在讲述的场景，这是

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可能是一年之后了)。她目前的处境如下:她被关在某种少年教养院之类的机构中,它位于乡下,占据了一座中世纪城堡的主体和附属建筑。阿妮塞被指控杀害了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女朋友,她跟她原先一起住在城里的一套小公寓中。

乍一看来,年轻女囚们的命运似乎并没有任何可怕之处:一间像是图书室的教室,配有三五张床的宿舍,一个很舒服的食堂,等等;甚至允许到公园里去散步,条件是至少有两个女看守的陪同。那些女看守看起来好像也不怎么令人讨厌:她们是各种年龄的修女,举止温和,总体来说面容可爱;有些人穿着圣文森特·德·保罗式的服装,甚至还很漂亮。总之,囚禁者可以从事各种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和绘画。

然而,阿妮塞却抱怨在这地下囚牢中饱受着折磨、侮辱和肉体惩罚……但是,无论怎么说,她的想象力似乎也太丰富了,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邪恶场面时,而这更是因为,当她把这些场面告诉给别人时,它们似乎会吓坏对话者。阿妮塞接受六个主要人物的拜访,会见的时间长短不一:一个年轻的女律师和一个男预审推事,他们俩都在负责她的案子,还有学校的两个漂亮修女,一个新教牧师,以及一个女教育学家兼心理学家兼医生。对这些来访的人,女囚都施展着某种诱惑,只是随着对象不同,情况也有所不同而已:或是在她的囚室中(也就是说,她睡觉的小宿舍),或是在城堡的其他地方(会客室、小客厅、游戏室、温室,或者公园中的某个隐蔽角落),她向他们讲述她的生平,现在的或是过去的故事,尤其是所有会在正在展开的侦查中

引起注意的事；阿妮塞常常投入到跟人们猜想的罪行或者跟受害者的关系相距甚远的一些片断中。很自然，这些场景全都能在银幕上看到，它们会以同样的写实主义的水平和方式展现出来；尽管某些片段会伴以女被告的叙述性声音，但没有任何东西会以系统的方式，来强调真实性的不同程度以及时间的变动。这里，准确来说，既没有镜头闪回，也没有撒谎或发疯的场景。女主人公在监狱中的生活，以及她根据自己的历险所讲述的故事画面构成成为一个整体，视觉上的和听觉上的，相当连贯，相当和谐。但是电影中从头到尾连续展开的镜头组，应该有一些对照鲜明的色彩；轮流地表现得忧郁、温柔、滑稽、残酷、悲剧性的、天使般的、肉感的，等等。然而，故事不应该显得如同从头到尾粘贴在一起的一系列短剧，因为，一种历险、一种戏剧性进展是一场戏一场戏地发展的，每一场戏都跟上一场扣合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断裂，有重复，有变异，甚至还有矛盾。总之，这个年轻姑娘本人的行为应该屈从于一些巨大的变异：有时候沉默寡言，有时候啰啰嗦嗦，一会儿面带微笑，继而又阴沉着脸，一会儿无忧无虑，过后却又忧心忡忡，一会儿活蹦乱跳，过后却又凝固不动，温柔之后是暴烈，施虐之后是受虐，忍受之后是叛逆。

电影的一开始，是几个快速的画面（多多少少还跟片头字幕混在一起），表现她跟她那位无话不谈的女友奥尔佳在一起玩，这是一场很长的哑戏，交错有温存的抚摩和突然的摧残。这之后，人们看到阿妮塞在自己家中，待在刚刚死去的美丽的奥尔佳身边，这情景是被一个便衣警察发现的，应该是一个二级警官，他突然破门而入（得到

了什么人的报告呢?),撞见这一情景。尸体那矫揉造作的姿势,四肢所呈现的美学姿态,束缚住手脚的小巧玲珑的链条,赤裸的肌肤上精心铺盖的服装碎片,这一切给人以一种经过了刻意导演的印象。不管怎么说,那都不太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阿妮塞站在一个角落里,沉默无语,纹丝不动。侦探也是一言不发,但是却很活跃地四下走动;他匆匆地巡视了一圈,立即发现了尸体,似乎他在寻找的就是它,似乎他来这里只是为了证实他已经被告知的这件事。他冷笑了一声。他开始提出一连串问题,一些迅速的、模糊的、重复的、互相矛盾的问题,他自己似乎并不期待会得到什么回答。同时,他在屋子里东奔西跑,东寻西搜,东拉西扯。不妨说吧,看起来,倒是他更像一个犯罪的疯子。至于阿妮塞,则待在一边,封闭,冷酷,兴许有些迟钝,或者兴许有些麻木,她张开嘴,只是连续重复了三遍这句话:“有人进来过。”

随后,人们又在少年教养院里见到了她,她正在对某一个预审推事解释——无疑是又一次——她认为的事情经过:好几天以来,兴许好几个星期以来,附近有一个男人在监视着她们,偷看她们无辜的眼睛;是他闯了进来,并且当着她的面刺死了奥尔佳。不,并不是他先把受害者绑起来的:是阿妮塞本人把她绑起来的,她是在闹着玩。她为她想画的一幅画摆了一个活生生的模特儿:某种很像是居斯塔夫·莫罗作品之类的东西。不,房间里并没有画架,也没有已经起了头的绘画,甚至连空白的画布都没有。但是有画笔和颜料(尤其有很多的红颜色)。阿妮塞想先拍下照片,然后再根据手头的照片来画成

油画。阿妮塞借口要让预审推事更好地明白那个陌生人的介入,还请他一时间里扮演了陌生人的角色,而她自己则来扮演奥尔佳……此外,这其实是女被告对她的拜访者实施的一大诱惑法:通过这惯常的一招,她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当时的情景,而且还能借此机会展示一下她的虚构和导演的才能,就这样,阿妮塞得以把她不同的对话者——引入到种种模拟的接触、抚摩、拥抱中,因为这些行为于她的叙述都是必需的,但是实际上,它们是被故意选来的,目的是在刺激起他们兴趣的同时也刺激起他们的欲望,渐渐地把他们拉入到她自己的回忆或者梦幻之中。

正是——尤其是——通过这一方式,阿妮塞为她的女律师模仿了她跟奥尔佳之间过去发生的那些场景,逐渐地让还活着的女人同化为已被杀死的姑娘。另外,这两个女人,奥尔佳和女律师,还长得很相像,而且,实际上,这两个角色都是由同一个女演员来扮演的,但是其发型、化妆和衣着要相当不同,以便不会让观众们产生——至少在影片的一开始——任何误会;比如说,女律师的头发是卷的,戴一副眼镜,而奥尔佳却总是穿一条长裤。她俩行为举止上的差别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奥尔佳很被动,爱胡思乱想,仿佛沉湎于某种内心的愉悦中,而这种愉悦一般总是表露在她的嘴唇边,化成一丝既温柔又肉感的微笑;她总是像个玩具娃娃似的听任阿妮塞摆布,兴许是出于对一个十分年轻的姑娘的宽容,兴许她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一种温馨,一种肉体快感,尽管她的女友偶尔也会发作,变得凶暴和残酷。而女律师则相反,她显示出一种很当下、很积极的个性,她

以一种坚决的方式动弹(完全没有另一位优柔寡断),语调坚定地说话;她提出疑问,她解答,她做出了断。然而,出于对她的当事人的兴趣(仅仅是为了这一点吗?),她渐渐表现得屈从于她的游戏,扮演起奥尔佳的角色,哪怕仅仅只是一会儿工夫:被人穿上衣服又脱下衣服的奥尔佳,被人打扮成女乞丐、女奴隶、妓女的奥尔佳,按照要求摆出慵懶的姿势,做出一些常常使人联想到死亡(比如说,联想到死在悬崖脚下的那个女教师)的举动;所有这些场景常常都是静默的,或者只有几个孤立的单词、低声说出的只言片语;但有时候,这些场景会伴有由叙述者阿妮塞所做的画外音陈述,同样也是低声的。有一天,阿妮塞一点一点地剥去了她女友的所有外衣和内衣,是用一把锋利的短刀,贴着她的肉体把它们撕成碎条、割成碎片;动作进行得很缓慢,就像是在做圣事,或者是在亵渎圣物。另外有一次,小姑娘把覆盆子糖浆倒在奥尔佳的乳房上,再舔来吃,并且说她是一个吸血鬼,为了活下去,她需要吸一些血。然后,她们前往一个墓地,阿妮塞靠在一个坟墓上,要求奥尔佳透过衣服抚摩她的身体;到最后,奥尔佳抚摩起了她自己。在一个很广阔的海滩上,她们发现了一个被海水冲上岸的丢弃了的人体模特儿,一个年轻的女人,傻傻地微笑着,就像人们在时装商店的橱窗中常常见到的那样,她们便闹着玩地千方百计地折磨她(尤其是在性的方面);随后,两个姑娘赤身裸体地下水游泳,假装被淹死在海藻中。渐渐地,在这些片断的叙述中,在她们亲身参与的再现中,女律师变了一个人。

跟新教牧师这个又高大又漂亮、外表有些疯狂的金发小伙子一

起,阿妮塞玩的是一种相当不同的游戏:她说她是一个女巫,必须惩罚她,甚至折磨她,以便把恶魔从她的躯体中驱赶出来。她要求他扭住她的胳膊,弄痛她,或者把她捆起来,并打她,甚至撕破她的衬衣,挤压她的乳房。她甚至还虚构出所谓的中世纪驱魔传统——神甫必须在中了魔的女人裸露的肚子上撒尿。当然,牧师拒绝了这些疯狂举动中的大多数,但是,与此同时,他已经渐渐地有些迷茫了,他的脑子里只有姑娘的这些话在回荡:“给我做这个,给我做那个……”(明确所有这些荒唐的做法)。

至于那两个每天都来看她并为她提供帮助的年轻修女,一个十分天真,总是面带微笑,另一个兴许稍稍邪恶一些。阿妮塞尤其喜欢以她的行为和她的叙述吓她们;比如说,有一天,她借口要尝试一下现代绘画(以纪念伊夫·克莱因),便在自己赤裸的身体上涂上了鲜亮的红颜料,然后在一间囚牢的雪白墙壁上滚动。

但是,与女律师的相见越来越具有重要性,这个年轻女子受到阿妮塞病态的刺激后,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游戏与欲望的对象,因此越来越像奥尔佳,到后来,那女囚甚至还让她穿上了奥尔佳留在箱子里的衣服,并且梳起了奥尔佳的发型,等等。在一场表现冷静的极其浪漫主义的激情戏中,女律师意外地死去;或许,这一“意外”是由阿妮塞故意引起的?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说,这个姑娘并没有给她那位年长的女友带来必要的救护:奥尔佳的手腕被一片碎玻璃割破了血管(阿妮塞总喜欢打碎一些透明的玻璃器皿,人们已经看到她好几次这样做了);这姑娘似乎不仅没有尝试为女律师止血,反而乱弄一气,让她